

邓九刚——著

长篇历史小说

第

部

大盛魁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大盛魁

(第一部)

邓九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盛魁·第一部 / 邓九刚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04-6524-7

I. ①大…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6823号



大盛魁 (第一部)

邓九刚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选题策划: 龚煌景 (龚湘海)

责任编辑: 龚煌景 (龚湘海) 苏日娜

版式设计: 周基东设计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970 mm × 680 mm 1/16

总印张: 74.5

本册印张: 23.5

总字数: 1,170,000

本册字数: 370,000

印数: 1-4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524-7

定价 (全三部): 112.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罡风浩荡。

罡风之下是一片茫茫苍苍的亘古荒原。晚春时节密密匝匝的绿草被西北风一吹，都向着东南方向倒伏下去，一浪一浪地滚动着。哈喇沁山顶上的太阳用她温暖的光在倒伏下去的草背上涂抹出一层鲜艳异常的殷红色，骤然看去就像洒上了一片鲜红的血。天空中被劲风扯成的丝状的云在迅疾地移动，包含着西伯利亚冷峭气息的风在草尖上吹出了哨声。队列整齐的大雁排成习惯的“人”字形在荒野上空掠过，雁的叫声跌落下来，在草尖上回旋了一小会儿便消失了。雁群过后的天空显得更加寂寥空旷。看不见的暗色的粉末从东边的地方倾漫过来，与匍匐着的草背上的阳光相遇。黑暗与阳光在不动声色地搏斗。整个荒原都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寂静笼罩着。这寂静好像已经统治这里有一万年了，或许更久。极目之处不见人踪兽迹，这里是蒙古高原的西部，地处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的腹部。从这里往东往南往西或是往北，都要经过漫长的数千公里的路途才能到达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海洋的气息很难到达这里。

就在夕阳将逝的时刻，一支驼队出现了。驼队迎着夕阳逶迤而行，前后拉了足足十几里长。打头的骆驼货驮子上插着一面商旗，红底子中间一个黄色的圆心。商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驼队的最前面是一个骑马的汉子，四十多岁的模样，灰蓝色的眼睛，眼眶很深，留一撮黑色的山羊胡子，头戴一顶布制的白色圆帽，打眼一看便知是一个穆斯林。此人姓牛名刚，人称牛领房。

牛领房率先来到哈喇沁山的一个山口，轻手轻脚地跨下马背，然后冲着夕阳跪下，两只手掌摊开，闭着双眼祈祷起来。祈祷完毕，牛领房便牵着马带领驼队朝着山口走进去。

空气好像被什么魔法定住了，静得让人心颤。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得见驼掌的沉重杂踏声在啪嗒啪嗒地响着……

不到一个时辰，整个驼队全部走进了峡谷。就在这时，从山崖的峭壁上有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子在驼队行动引起的震动中摇晃了几下终于脱离了山体；小石子朝下坠落着，沿途撞击和带动了一粒又一粒的小石子加入了它的行列簌簌拉拉地响着；到了山崖中间，在滚动的小石子的队伍中有的拳头大、海碗大……以至后来连脸盆大、牛一般大的巨石也加入了进去，大大小小的石头在一起就像由天而降的瀑布向下跌落，越来越响的轰鸣声渐渐把整个山谷填满了。峡谷两边的陡峭山崖在跌落的石块震动下摇晃起来，引起更多的山崖坍塌下来。连续不断的轰鸣声联合成一个经久不息的巨响。整个大山、整个世界全部在那恐怖的轰鸣中颤抖起来。尘土把整个峡谷淹没了。人、狗、驼、马的惨叫声在轰鸣中挣扎着，显得极其微弱、渺小、可怜。

峡谷像一头暴怒的巨兽，怒吼了将近一个时辰才渐渐安静下来。尘烟散尽之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细碎的尘粒在峡谷底部积了有三尺厚，巨大的石头被淹没了，不久前走进峡谷的整整一支驼队也随之消失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暴怒后的山崖像疲惫的巨兽睡着了。阴云从山顶上掠过，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在荒原上徜徉，似乎这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第一章

毛尔古沁事件发生仅一个月，消息就由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传到了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电报局只在瞬息之间便报告了俄都圣彼得堡。碍于路途遥远，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考古学会以及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家属联合打电报至伊尔库茨克，委托住伊尔库茨克的商人与大清朝理藩院进行交涉，协商处理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后事。

直到这时主持归化地区行政工作的胡道台，才醒悟过来，才知道了事情的重大，才开始认真回忆两名死亡俄国人的来龙去脉。

这两名死去的俄国人是经由北京、宣化、张家口、大同、丰镇、隆盛庄一路到归化来的。刚到归化两个人就去拜访了胡道台。胡道台不懂俄语，差人到盛魁请了王福林做翻译。那时候两名俄国人曾经通过胡道台向盛魁提出考察归化商务的请求，被大掌柜以“商务机密，不宜宣示外人”为由拒绝了。两名俄国人还提出要考察绥远城，裕瑞将军的答复甚为严厉，说：“中俄两国随即为交战，俄国人窥我军营莫非是要窃我军机乎？！”

结果是两名俄国人由胡道台陪着参观了归化城的街道、庙宇、古迹等，在归化城里城外转了十几天后离去了。

送走了两名俄国人，王福林交差回了城柜。大掌柜向王福林询问俄国人在归化的行迹。当时大掌柜就颇为愤懑，说：“考察山川地理也罢，考察古道文物也罢，俄国人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细细考察，何以跑到我中华之地来做？”事不关己说说也就罢了。

哪想到牛领房的驼队在毛尔古沁遇难，相随的两名俄国人也死在其中，这就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几十个死亡中国人的家属抄了牛领房的家，拆了牛领房的屋子，逼得牛领房的妻子投河自尽，事情就算自然完结。可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考古学会以及两名死亡俄国人之家属委托的代理人就特别难缠。他们提出索要死亡俄国人的尸体，装殓后运回俄国，并且提出高达几十万两银子的索赔！那些日子大掌柜顾不得号内的商务，就只陪着胡道台应付俄国代理人了。派驼队带着他们到毛尔古沁峡谷东口亲眼看了出事的现场。归化没有什么招待宾客的好去处，前后纠缠两月有余，最后由大掌柜方面向归化各商号募得了两万两银子，好歹总算是把两个来自伊

尔库茨克的俄国代理人打发回国了。有了这教训，任什么俄国人再来归化考察，胡道台是概不接待了！哪承想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考古学会以及两名死亡俄国人的家属对处理结果拒不承认，随后又第二次委托伊尔库茨克的两名商人做代理人前往归化。

言及俄国人来中国考察的事，可说的话就多了。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也就是彼得大帝那个时代，俄国就开始了对我国的政情、社会、经济、商业、地理诸方面的考察。到了19世纪后半叶，《天津条约》订立之后，俄国依据该条约中可以到中国自由旅行之一款，各种名目的考察队简直就是蜂拥而至了！在我国的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东北，如果把俄国各种考察队所走过的路线绘在地图上，简直就是一张密密的蛛网！他们的考察队甚至都能深入到我国的四川、甘肃、陕西、宁夏的黄河流域。这种所谓的考察早已超越了“科学”的范畴。所有这些活动与要求陆路通商，要求开辟“科科斯坦”——俄国人对归化城的称呼，为新的商埠，都是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进行的。这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拓展出一个新的属于大俄罗斯的“黄俄罗斯”。

二

从晋中平原上的村庄小南顺到归化城整整一千三百里地，一辆马车载着古海和姑夫姚祯义以及与古海同来归化学生意的小伙伴靖娃、杰娃，整整走了半个月。进城之后先把靖娃和杰娃送到他们投靠的亲友家里，古海和姑夫就回到了姑夫开的义和鞋店。在义和鞋店门口，候在那里的大徒弟福生忙手忙脚地从马车上往下搬行李，连安好都忘记了向掌柜问候，就急急忙忙地说：“哎呀呀！姚掌柜！你回乡走了几个月，咱归化城可出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在马车上颠了半个月，姚祯义疲累非常，他一面揉着酸痛的后背一面往店里走。

“大事儿！——太大的事情！……”扛着行李的福生跟在姚祯义的身后说，“牛领房的驼队在毛尔古沁峡谷被尽数活埋了！……”

“啊！——”姚祯义站住了。古海看见姑夫的脸色大变，眼睛中流露出了恐怖的神情，扭过身子直眉瞪眼地盯着福生说：“不能吧？……牛领房他，他怎么会去闯毛尔古沁峡谷呢？”

“咋不能，这事出了都快两个月了，消息是这几天才传回归化来的。整个归化城都吵翻了！”

“要知道，牛领房可是领房的老把式！他是归化城有名的三大领房人中的一个，毛尔古沁峡谷的厉害他能不知道？！……那是座圣山，是有山神守护着的！一百多年了没人敢走，他怎么会带着驼队送死呢？”

“听说牛领房是想要踏出一条便捷的新路……”

福生的话音未落，从义和鞋店不远的驼桥那边传来一阵骚动的人声，三五成群的人经过义和鞋店门口往驼桥那边跑去了，脚步声咚咚地乱响，制造着慌乱紧张的气氛。姚祯义截住一个人问道：“那边出了什么事？”

那人神色骇然，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要抄牛领房的家！……”

“看看去。”姚祯义犹豫了一下，丢下福生和古海随着人群也往驼桥那边跑去了。

等到古海和福生跑上驼桥桥顶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古海看见在驼桥往上游大约三百步的扎达海河左岸上聚集着一大群人，乱糟糟的呼喊声和哭叫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人群涌动着，洋镐和铁锹在人群的头顶上乱晃。立在河边的一座青砖瓦舍的整齐院子被骚动的人群包围着。

“开门！……”

“快开门！”

“再不开门就砸啦！……”

“不用废话，砸啊！——”……

也没看清楚是院子里的人把门打开的还是愤怒的人群把门砸开的，总之院子的门是打开了，乱糟糟的人群呐喊着像一股强劲的旋风卷了进去。

一个身穿黑衣的妇女在院子中间迎住人群，听不清她向大伙说了些什么，只见她把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口上，冲着人群一次又一次地鞠躬。一个头戴白帽的年轻穆斯林一次又一次地把妇女向后拉着。但是妇女根本不听劝阻，非常顽强地挡在人群的前面，后来身体突然矮下去就看不见了。古海怀疑那妇人是给骚乱的人群下跪了。但是那妇人的下跪丝毫没起作用，

乱糟糟的人群淹没了她，像决了堤的洪水般冲过去。有的人就进了屋子。

“这不是牛领房的家吗？”

古海听见一位上年纪的妇女问身旁的老头。

“不是他家是谁家？！”老头说，“我早算着有这么一天哩！真是有福不用忙，是祸躲不过……”

说话的工夫已经有人从屋子里向外抬一只红色的大躺柜。门框窄躺柜宽，好半天没能把柜子抬出来。有人喊道：“死脑筋！把门卸掉！反正是都要拆的了！……”

于是把门卸下来，躺柜被抬出来，放在院子中间。接着搬出好几把涂着黑亮油漆的太师椅子，还有八仙桌子、小木柜子……有人大声喊叫着爬上了窗台，从屋子里把小柜子和几个二尺多高的花瓶递出来。搬出来的东西都被人们拿到了院子外边。有两个人为一把椅子争夺起来，互相推搡着在骂骂咧咧。屋子里的人都出来了，乱喊着：“家里没东西可搬了……别挤了！”

“没东西就拆房子！……”有人带头叫喊着。

疯狂的人群稍稍平静了一小会儿就又激动起来。

“对！——拆房子！”

“快动手！”

“别站着看呀！”

“拆呀！……”

立刻就有人拿洋镐在墙上刨起来，扬起一阵阵尘土。几个汉子顺着院墙攀到屋顶上去了。一块块灰瓦从屋顶上飞落下来，被人在地上接住。围观的人为了躲避危险都撤到院子外面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眨眼的工夫站在房顶上的人已经把一根根的椽子扔了下来，不少人都冒着危险冲进院子里去抢那些椽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整个河边的道路全都被堵死了。

“这是咋回事？”古海奇怪地问身边的一个人，“那些人为什么要搬牛领房家的东西？拆人家的房子？……他们是发疯了吗？”

“哼！发什么疯？——谁都没发疯！慢慢地你就会懂得，这些事情都不会凭空生出来的，都是有缘由的。”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劝阻呢？”

“谁站出来劝？”旁边的老头说，“傻话，怎么劝？！这是劝劝就能了结的事情吗？……”

“官府呢？官府为什么不管？”

“谁都管不了的！”老头说，“换作你，这事轮到头上也得去搬牛家的东西拆牛家的房子！”

“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些人家的身家性命全都坏在了牛领房的手上……”

话音未落，只听一阵疾呼声从河边传来：“不好了！——快救人啊……有人投河了！……”

疾呼声像一阵突然刮起来的旋风，将人群卷着移向河边。扎达海河边的那一幕，就像用钢钎在岩上凿出了槽似的永远地印在了少年古海的心上：正值汛期的扎达海河，水面足足有一里多宽，满河面上全都是汹涌翻滚的浑浊浪花，让人站在岸上一看就头晕目眩。许多喧嚣的水沫子被急流翻卷着，眨眼的工夫便消失在视野里。在牛领房家院子背后的河岸上聚集着密密匝匝的人群，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河面，无数只眼睛在河面上搜寻着落水的人。河面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怀抱着木板一边拿一只手划着水一边高声呼喊着，激流将他们卷着向驼桥这边漂过来。和古海一起跑到河边的义和鞋店的一个小伙计连裤子也没有脱掉，一边跑着一边把上衣扔给古海就扑到了河里去，他头顶上的黑头发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很快就被冲到了河中心的地方。河岸上有头戴白帽的老年回民和围着头巾的回族妇女都把手放在胸脯子上，嘴里念念有词地为落水的人作祈祷。不断地有人从古海身边跑过去跳入河中。有人在跳入河中时手里还抱着门板或者是圆木；几个壮汉吃力地把一辆卸了轱辘的大车推进水里，三个后生爬在大车上用手划着水面像划船似的将大车划到了河中间。岸上的人群被紧张的气氛压迫着不敢发出一点声息。

不到半个时辰，在驼桥下游一里半远的地方，投河的人被打捞住了。古海被人群裹挟着来到那里，看见河水中间那辆像船似的大车周围满满围了一圈人，都在水里划着簇拥着大车向岸边移。大车上一个光着上身的后

生跪着一条腿，呼天抢地地喊：“妈！——妈呀！快醒醒……”

后来古海知道，那后生便是牛领房的儿子牛二板。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古海被挤得东倒西歪，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耳边有人在喊：“快！快！——把大车抬上来……连人带车抬上来！……”

许多喊声和杂沓声混搅着响成了一片。古海钻出人群，爬上一户人家的房顶，居高临下地看见一双女人的小脚穿着灰色的布鞋湿淋淋地挺着，一个男人穿着浸湿了的汗褂子的脊背晃动着挡住了古海的视线。那辆被当做船用的大车也不知道根本就没有抬上岸还是又滑落到水里，正在被急流冲卷着离开岸边向着河中间斜着漂去了。人群中发出的嗡嗡的议论声被突然暴起的一声嚎哭震慑住了，像被迅雷击中的树木一动不动了。

人群默默地让开一条道，两个衣服湿淋淋的汉子用一块门板把死者抬出来了。牛二板的母亲脸白得像纸一样，罩着黑色丝网的发髻湿淋淋地向后垂着，头发里渗出来的水在门板上积成一摊，顺着门板的缝隙滑下来，水滴在九月的扎达海河边的尘土上划出了一道明显的湿痕。

牛二板的父亲在归化城是颇有名声的人物，是所谓三大领房人之一。三大领房人另一个姓曹，也是回民；还有一个就是供职于大盛魁的羊领房，是个汉族人。领房人之所以被人高看、地位显赫，是因为归化城不但是—座商城也是一座驼城；商业的繁盛使得这里的驼运业分外地发达。据载，历史上归化的骆驼最盛时有十六万峰之多。由于驼运业的重要，作为驼队灵魂人物的领房人被社会看重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有这样的话流传——说是十个汉子里才能挑出一个好驼夫，而一千个好驼夫中间也难得挑出一个好领房。驼队远行，领房人便是整个驼队的统帅和灵魂，必须是具有多年驼道生活的经验，同时又机警坚定的人才能担任这个重要角色。驼队上路，向什么方向走，一日走多少里，在哪里扎房子休息，遭遇盗匪或者猛兽如何应付，去哪里寻找水供人喝、畜饮，等等，领房人都得烂熟于心。

领房人的本事一半是自己在驼道上跌打滚爬练就的，另一半则是家传的。牛家从牛二板的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就是专吃领房人这碗饭的。牛领房因为接受的是家传，本人聪颖超人并且又肯下工夫，所以成才较早，二十六岁便做了独立的领房人。待他父亲去世时他已经在驼道上闯荡了

二十个年头。难得的是这二十个年头中，作为领房人，他连一丁点儿差错也不曾有过，于是名声渐壮，被归化驼运行誉为三大领房人之一。

领房人因为经验丰富智慧超群，拿着一般驼夫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酬金，吃香的喝辣的，所以成为归化城最受人艳羡的职业之一。与此同时领房人中却很少有人能善终者，缘其为何？俗话说得好——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常在浪里行哪有不翻船的。领房人所以受人尊宠，那是由于他担负的责任非同小可，一旦有个闪失，这重大的责任和后果就常常是任谁都难以担负得起的。比如驼队被强盗所劫，比如遇上黑沙暴驼队在沙漠上迷了路或是不慎让驼队在不宜扎房子的地方休息，骆驼吃了断肠草、喝了有毒的水……重大的损失使领房人赔累不起，便只有拿身家性命作抵了。不幸的事一旦发生，领房人的出路就只有一个字——死。久而久之就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既然敢端领房人这饭碗的，全都是好汉子硬骨头，一旦事情发生也用不着别人提醒，在驼道上自我了断完事。此类悲剧时有发生，并不十分稀罕。

问题是牛领房所遭遇的事故本是不该发生的，著名领房人的盛誉冲昏了他的头脑，使他狂妄自大忘乎所以，竟然把驼队带进了百年间无人敢于通过的毛尔古沁峡谷。毛尔古沁峡谷是个恐怖而又神秘的所在，它是横亘在喀尔喀草原腹部哈喇沁山间的一条险峻的峡谷。绵延八百里的哈喇沁山将喀尔喀草原隔成东西两半，山势凶险道路不通，唯一的通道就是毛尔古沁峡谷，可是这峡谷相传是由一位性情暴虐的黄教山神守护着的，山神终年沉睡，一旦被触怒，顷刻之间山石就会从万丈峭壁上滚滚而下，有多少人畜通过都会被砸成肉酱埋葬在峡谷间。百年前出过一档子事以后，毛尔古沁峡谷就成了驼队的一个禁区，遇到哈喇沁山，驼队就绕一个大弯子走，这个弯子一弯一折要费去将近二十天的时间。

牛领房就是因为贪恋省却这二十天的时间，冒险带着驼队闯进了毛尔古沁峡谷。结果酿成了一千三百八十峰健驼、十六只护卫狗、七十六名驼夫、一名专为驼夫治病的随队先生，还有两名俄罗斯随行客人全都丧生的惨剧。这消息由二千九百里外的喀尔喀草原腹部传回归化城之后，商界、政界、金融界、驼运行、皮毛行、六陈行、桥牙行、喇嘛庙、清真大寺……一片震惊！自古以来驼道即非安靖之所在，天灾人祸酿成的大小事故年年都有

发生，但没有一次像牛领房这么惨！即使是驼队遇上了最残忍的哥萨克土匪也只杀几个驼队中的为首人员，将驼货掠去，大部分人是能保全性命的。而这一次牛领房的整整一支大驼队竟无一人一驼一马一犬能够生还。

毛尔古沁事件的后果和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不久，消息经过国境线外的伊尔库茨克就传到了远在欧洲腹地的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时这不幸的消息也震动了北京城内的大清朝廷，毛尔古沁事件引出了中俄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涉。这是后话。

三

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清真寺、望月楼、关帝庙、奶奶庙；镏金镀银的各派宗教建筑群在一片片瓦灰色的店铺、民房、衙门、饭馆中间显得格外肃穆庄严、金碧辉煌。在阳光的照耀下，这座塞上名城到处都闪烁着令人炫目的圣灵之光，使每个走进她的人都感到一种来自天界的神威之力，从而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这就是坐落于黄河中游、上游交界处的归化城！一个成熟的商城。

扎达海河明净清澈，从归化城北边的大青山峡谷中流淌下来，泠泠淙淙地绕着城墙向西而南流淌过去。宗教的昌盛和商业的繁荣，使这座古城早就不甘囿于旧有城墙的桎梏，许多重要的建筑物都矗立在了城墙的外面。在北城门外边沿着城墙铺设了一条新的石子路，一家挨一家的钱庄、票号、店铺以及赌馆、妓院沿街铺展开来；与这新开的街道隔河相望的是大门口蹲踞着两尊石头狮子的二府衙门。而扎达海河的左岸则是一片穆斯林的住宅区，覆盖着墨绿色的瓦顶和绿色墙沿的大清真寺以及高高耸立的托着弯月铜饰的望月楼就坐落在这片穆斯林居民区的中心。沿着扎达海河的两岸，在那宽阔的河滩地上一溜排开的是归化人称作“桥”的各种市场：牛桥、驼桥、马桥、羊桥……把一条扎达海河弄得热闹非常。一群群等待出售的牛、羊、驼、马都麇集在河滩地上，牛哞马嘶羊咩驼哦此起彼伏，桥牙子们的叫卖声招徕声与牲畜们的叫声汇成了一片。正是过秋标的繁忙季节，忙碌的商人们匆匆走着都带着小跑；一列列骆驼载着货物拥挤在街道两边，在等待

着验货卸货。街道上这里那里走不出几步便被拥塞的驼队所阻隔。骆驼身上散发出来的腥臊气和它们排泄的尿尿的酸腐气味混合在一起，充斥在空气当中。

古海紧随着姑夫姚祯义绕过一群群骆驼在人流的缝隙间穿行。虽说是在晋中老家时就听回乡探亲的姑夫多次讲到归化城的特殊风情，可是当古海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还是被这里的奇异景观惊呆了，犹如走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个面容粗砺脸色黑得像铁皮片似的驼夫汉子“嗨——嗨，嗨——嗨”地吼叫着，将沉重的货驮子从骆驼背上卸下来，头戴瓜壳小帽的商号的年轻伙计们一边擦着额上的汗一边拿毛笔在货驮上画着记号。小吃摊摊主和卖艺的叫喊声显得特别刺耳，对古海又是特别的诱惑。一个光膀子的艺人把一支带红缨穗的画戟在肩头上飞快地旋转着，引起观众的一阵喝彩。看客中有卸完了货的驼夫、穿着各色袍子的蒙古族男女、衣帽整齐的商人、头戴白色圆帽的穆斯林、光脑袋的喇嘛、圆脸的巴尔虎人、面容粗黑身挎腰刀的西藏人以及让古海特别新奇的灰蓝色眼睛蓄着胡子的俄罗斯人。一个身着绸质长袍的满清贵族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卖艺人的武艺，他蓄一片整洁的髭须，左臂上戴着一只齐肘深的粗帆布手套，一只老鹰就蹲踞在他那横架起来的手臂上。老鹰用金红色的小眼睛盯着走近它的古海，突然间爹撒了一下翅膀把古海吓得怪叫一声躲在了姚祯义的身后。旁边一个钉鞋匠老人看到古海的怪样子兀自笑起来。老头一边叮叮当当往鞋上砸着铁钉，一边唱喝道：

达拉嘎骑马跑边城，
满清人耍鸟又架鹰；
山西佬城里开字号，
回回们牵驼走大城。

……

老头的钉鞋摊旁边是一座桥，桥身全由巨大的青石板筑起，横跨在扎达海河上。那会儿古海尚且不知此桥乃是有名的庆凯桥，是归化商民为迎接讨伐叛逆的噶尔丹胜利归来的康熙皇帝而特意集资修建的。这归化之特

别在于连钉鞋的场面也与众不同。从桥头算起沿着河沿儿一溜排开全都是钉鞋摊，竟然是望不到尽头的！古海和姑夫经过桥头的时候被钉鞋老头喊住了。

“姚掌柜好福气呀！这是你的儿子？”钉鞋老头上下打量着古海，问。

“哪里，”姚祯义说，“是我内弟的娃。”

“噢，原来是侄儿，”钉鞋老头说，“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娃……”

姚祯义在发达起来之前与钉鞋老头一样也是操此业的，因而钉鞋匠们大都认识他。不过今非昔比，他们如今见了姚祯义是不能直呼其名了，只能称他姚掌柜。归化城是一个讲究规矩和礼仪的地方。

“小伙子是来归化住地方的吧？”钉鞋老头说，“不用问我也能猜出来。”

古海说：“是哩。”

“宝号是哪里呀？”钉鞋老头又问。

“是大盛魁……”古海脱口而出。

“哪里哪里！这娃是向往着住大盛魁，”姚祯义赶忙接过话头，“大盛魁门槛高哩，事情还挺难说，今日我这是带娃子拜见祁掌柜的……”

“谁都知道你姚掌柜和大盛魁是老相与了，姚掌柜保荐的人想必是没有问题的……”

“哪敢如此满口！哪敢如此满口！大盛魁用人挑剔着哩，一百个里头未必能有几个入号的……可不敢满口。”

古海跟着姑夫进了北门，沿街走很快就到了大盛魁的城柜。不知为什么名声赫赫的大盛魁并没有把它的总号（也叫城柜）摆在繁华热闹的大街面上，而是设在了一条不很宽的斜街里。街道是弯形的，名字也挺响亮——叫德胜街。路面是由大小匀称的石子铺成的，很整洁。从大街上一拐进这条斜街，古海就感到一种不同的气氛。没有喧嚣和嘈杂的声音，载货和空着的马车和驼列在进进出出，没有驼哦马嘶声，就连车倌的吆喝马的声音都是很控制的。街道的两侧全都是包了灰砖的院墙和同样颜色的门楼。这和古海在山西老家的祁县城看到的情形没有多少差别。骆驼没有一点声响地走着，只有钉了铁掌的马蹄在石子路面上敲击出很有节奏的蹄踏声，清脆的蹄踏声在街道两侧的灰砖墙上撞击着，回声传出去很远。古海不由自主地就紧张起来。

大盛魁城柜的大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大，门口也没有石狮之类的扬威摄人的饰物。一座普普通通的灰色大门，院墙较周围其他的院子略高一些。关键是一种气氛，古海还没有走到大门的时候，胸口上就被那种看不见的气氛挤压着，就像压上了一块石头，有一点儿喘不上来气的感觉。与此同时手心里不知不觉就变得湿漉漉黏腻得难受。好在这种紧张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是两袋烟的工夫吧，当古海随着姑夫姚祯义踏出大盛魁的城柜大门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想见的人没有见到，要办的事情没有办成。

这大盛魁对于姚祯义来说可就是别一种感受了，可谓是熟门熟路。姚祯义的义和鞋店就是依靠着大盛魁这棵大树一步步发达起来的。姚祯义是大盛魁的老相与。十年前的姚祯义还与古海在庆凯桥头上遇见的那个老钉鞋匠一样，是一个摆钉鞋摊耍手艺的穷匠人。钉鞋人在归化城论地位乃属下九流之列，连个正二八经的驼夫的身价都赶不上。

钉鞋匠也就只比扎达海河岸边替那些毛毡作坊、地毯加工厂做洗毛、扛麻包的灰脖子略强一些。但是姚祯义竟然靠钉鞋起家发达了。为什么？姚祯义不但钉鞋技术好，做工实在，最重要的是他的信誉好。他给骆驼钉的全包皮的匣子鞋用的全都是真正的黑色生牛皮（亦称臭皮子），他说穿着他钉的鞋能从归化到科布多打来回，结果六千多里地走下来，姚祯义钉的匣子鞋就真的如他所讲——不烂帮不塌底不倒样。再加上姚祯义的嘴巴殷勤而且甜，也就是说服务态度好。日子久了他的好名声就传扬开来。姚祯义还好动脑筋，白天在庆凯桥头上钉鞋，晚上回去试着做匣子鞋。不用说，他做的匣子鞋也结实耐穿很受驼夫们欢迎。于是姚祯义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后来就干脆收了钉鞋摊子，开了一间专做匣子鞋的小店铺。由于姚祯义的匣子鞋的质量好，就被大盛魁包揽下来，他能做出多少大盛魁就要多少。

作为归化最大的通司商号，大盛魁自己养着二万多峰上等的好驼，拥有着数百名素质极佳的驼夫队伍。大盛魁家大业大气魄大，他雇请的驼夫队伍从头到脚的装备全都由字号提供。自那以后姚祯义的义和鞋店就专为大盛魁的驼队提供匣子鞋，一个人忙不过来又带了几个徒弟，店铺也越来越大。起初只租了半间门脸，后来有了钱干脆花一千三百两银子买下了北门外大街街面上的一处院子。前面三间改装成铺面，院子里除了姚祯义和